

清明时节，朋友邀约前往有“东方邮都”美誉的高邮踏青。作为苏中重要门户的高邮市，现在名头不仅多，而且都很响亮。除冠有“世界遗产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更兼有“中国民歌之乡、中华诗词之乡、全国集邮之乡、中国建筑之乡”等盛名。不过在其诸多名号里，我还是对其拥有的“邮都”之名，情有独钟。

据史料称，高邮有7000多年文明史和2240年建城史。秦王嬴政于公元前223年在此筑高台、置邮亭，故名高邮，别称秦邮，所谓华夏一邮邑，神州无同类，是中国两千多个县市中唯一以邮命名的城市。该市的孟城驿，是邮史专家公认的，目前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古代驿站建制原貌遗存。

兴许是有所感于信息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性

一年一度的立夏将到了，让人又联想起了老古话，“立夏要吃蚕豆”。其实，菜市场里的蚕豆早已上市，不过看来看去都是外来品种，或者是南方品种，或者是改良过的日本品种。虽然味道也不错，但无论如何也找不回小时候的那种滋味。做这个比较，绝对没有半点“歧视”的意思。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喜欢本地新鲜蚕豆的那种味道。

当然，统称本地蚕豆，味道也不完全一样。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嘉定“三白蚕豆”，它的外表长相大多是两节豆荚，看起来豆荚个头要比日本蚕豆小，但长得个个饱满。尤其是剥开豆荚，可以看到白皮、白肉、白眼的色泽，活像一个个“小白脸”，特别讨人喜欢。刚刚采摘的嘉定三白蚕豆，豆皮只有薄薄的一层，包裹着的豆肉白暂细嫩，哪怕连皮一起吃，含在嘴里也会有一种甜滋滋的韵味。它不但皮质很薄，而且豆瓣软糯，还带有一种天然的鲜味。

吃本地蚕豆，一定不要错过立夏前后的好辰光，而且要现剥现炒。在剥豆前，先把手洗干净，再用手轻轻把蚕豆从蚕豆壳中挤出来。这样剥出来的蚕豆既干净又新鲜，豆皮表面还带有一层保护膜。记住，刚刚剥出来的蚕豆，千万不能再用水去冲洗，否则豆皮没了保护膜就会老化，嚼起来就会有一种豆渣的感觉。

最后一道功夫，就是把蚕豆放油锅里炒，这也有讲究。油锅加热到七成热时，将葱花和蚕豆一同倒入锅中，不要加盖，从大火到小火，快速爆炒，只要四五分钟，那些细嫩的蚕豆，一层表皮卷缩起来了，但还是碧绿生青，而豆皮内却隐藏着一种稍带苦涩的甜味，这种味觉之美只能自我意会，很难言表。然后，根据各自口味爱好，可加点细盐、冰糖，或者花椒之类调味品。此时起锅的蚕豆，绝对是人见人爱的美味佳肴。

前几天到菜市场去兜了一圈，蔬菜摊贩告诉我，再过四五天本地蚕豆就要上市了。真是觉得嘴馋，又盼望一年了。

我对青砖的情有独钟，可以追溯到多年前。40多年前，18岁的我，分配到市郊的一家工厂看仓库。黄浦江流淌在工厂东面，对岸，是上海县的陈行镇。除了星期天，平时住厂里的宿舍。宿舍的窗外，是一幅曼妙的水墨江南：透过掩映的花木，可以看到零落的农舍，袅袅的炊烟；一条无名小河，在田野上蜿蜒而去。一天黄昏，我沿着小河，顺着乡间的小路，走到了农舍。远远的，一只中华田园犬开始护卫家园。被墙角的花儿吸引，我对狗吠置之不理。走近墙角，只见花丛一侧，有不起眼的青砖一块，青瓦一片。这乡间的常见之物，于我是如获至宝。第二天，我用锯刀磨成刻刀一把，对青瓦作

雅玩

的认知，尽管我二十年前曾到过高邮，这次有机会去邮都旧地重游，依然热情如初。自付，对于被迫登上信息化时代列车的我们，在当下，大有必要重新沾一点有“邮都”圣地标志的仙气，以便更好地跟上和适应信息化时代的发展。因此，我为本趟踏青观光

意外的“邂逅” 吴伟余

可以赋能信息化时代的“高大上”，充满了别样的新奇感。

那天下午，我与几位朋友一起，从上海虹桥火车站登上由衢州开往连云港的高铁列车，花时仅两个半小时，就到了高邮。比照我二十年前费时近七个小时，坐的还是绿皮火车才能到达高邮，在我步出可媲美大都市气派的高邮火车站，举目宽敞街衢旁

绿烟般飘舞的柳树，在感慨时代飞跃发展的同时，心底洋溢着一种今番行程特有的“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快意。

信息化时代的灵魂，应该是信息速度的比拼。谁拥有了信息的速度之冠，谁就拥有了世界。当我再度踏入“孟城驿”的“秦亭明驿”，拾级登上邮亭的最高处，凭栏溯源：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就有每隔二十里一个驿站，一旦要快速传递公文信息，只需在公文上注有“马上飞递”字样，便可每天六百里、八百里地快马传递信息的驿站建制。我明白了今日中国为何能成为独步天下的“快递王国”的历史之问。遥想古人完成一次朝廷同边陲的联系，不知有多少“快马加鞭”的接力壮举，进而让信息得以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甚或改变社会发展历史的方向。历史画面的回溯呈现，令我站在高邮的古运河大堤，面向被运河围困了逾千年的“镇国寺塔”，感觉秦唐的马蹄声正契合眼前运河上“突突”的货轮声，浑然贯穿成一支通达古今的交响，仿若历史在我的思绪里有种美丽的“邂逅”。

这样的美丽“邂逅”，是历史的情感追怀。只要你来到高邮，内敛深沉的运河水浪无疑会不时地在你耳畔回荡。一条“历史的运河”更似乎无时无刻地会在你心里澎湃流淌。作为县级市的高邮，现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有6处：孟城驿、龙虬庄遗址、高邮当铺、高邮明清运河故道、镇国寺塔、平津堰、高邮民歌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大运河高邮段入选大世界遗产名录，菱塘清真寺列入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申遗遗产点之一。即使你驻足在高邮华灯通明的高楼旁，走进烟火气浓郁的市井小巷，它也总让你在不经意间，会有美妙的人文历史奇遇。

在高邮短暂的行程里，我们就“巧遇”当代著名作家汪曾祺。自然，这里说的“巧遇”，是在我们踏青返程途中，怀揣高邮城外阡陌乡野的菜花芳馨，以及古运河上满是历史思索的凉风，穿街走巷急急

了处理后，在青瓦上刻了篆字“长征”两字。那一块青砖，被我用手沙打磨后，置于桌上。从此，我与青砖结缘。

真正开始收集青砖，是三年前，我移居农家大院之后。近年来，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建新房必须拆旧宅。农家老宅被拆时，大小不一的老青砖被弃之一旁。每每，我会开着江淮电动小车，出现在乡间小路上。然后，移步于农家已拆老宅前，寻寻觅觅后俯身取砖。有农家和我闲聊后，说我们家还有整齐的青砖上百块，你这次高兴就送给你。两年后，我已收集青砖几千块。由于喜欢和大自然交流，常常在田野上披风见日，本来就黑不溜秋的脸色，被大自然亲吻后，泛起了铜色。我把青砖码在樟树下井台

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内中明确提出，杜绝将学生作业变成家长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很显然，学校家长群发作业让家长督促，有悖于中央教改精神，应该整治和纠正。

其实早在前年六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就下达了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内中明确提出，杜绝将学生作业变成家长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很显然，学校家长群发作业让家长督促，有悖于中央教改精神，应该整治和纠正。

手机的普及及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也给人们工作、生活和学习带来了方便，但其对中小学生的负面影响和伤害不可忽视。也许学校和老师的初衷是好的，但实际上产生的效果恰恰相反，害莫大焉。

智慧快餐 郑辛遥 茶圣、烟鬼、食神、酒仙……皆有过人之处。

赶赴饭局之际，意外“邂逅”了“汪曾祺纪念馆”。在汪氏纪念馆里，陈列着一张张泛黄的相片，尤其出乎意料的是，我获悉，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毕业后一度在我的母校“致远中学（长新中学前身）”任职国文老师。此项“发现”，高邮在我心中瞬间平添了一种额外的亲切感。

而由“致远中学”，又不能不让我怀念起母校的创办人高崇靖老校长。他是我最为尊敬的师长之一。高老校长贯中西，有着不凡的见识。他一口标准的北京话，待人接物谦恭优雅，见人招呼一式欠身鞠躬礼，在那个特殊岁月俨然是一道特殊的“风景”。作为参加过中国早期话剧运动的前辈，他曾经对我说，他参演过的一部话剧，演出场地只是现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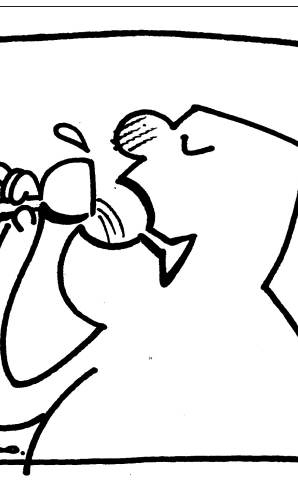
两间教室的大小，但这部话剧的演出活动被编写进中国话剧史。其时懵懂少年的我，听高老校长的那番介绍，对“小剧场”与“大时代”的勾连极为讶异。现在想来，以往总认为凡编入历史的，一定是与规模宏大相联系的，殊不知，历史的源头形体与其未来往往并不般配，唯有历史的精神才是不变的。

念及以上对历史的感悟，大概是我日前高邮之行，最为意外的“邂逅”收获吧。

与青砖结缘在乡野 丁旭光 一溜儿齐整地沿青砖盛开。微风里，青砖墙上小鸟的叽叽喳喳声高一声低一声地传来。此时的高，却是目不转睛地看花开叶落。一天，我在南汇航头乡下遛狗时，看见一农户门前居然整整齐齐地码着二十来块40x40厘米的特大青砖。那一瞬间，我被震撼！震撼之后，敏感

微信群布置作业当休 吴锦祥

几个同事的孩子都是中小学生在，在一起时常会议论到自己的孩子以及学习和成绩，不想话题高度集中，不约而同地反映到孩子贪玩手机，小家庭还不时为此发生纠葛和怨气呢！好在国家教育部下达了中小学手机管理规定，禁止学生带手机进学校，禁止家长在微信群里布置作业，但其重要因素是手机在家里的微信群里布置作业，美其名曰，家长配合督促。然而相当部分学生因为家长的手机微信上有作业内容而课堂上不记了，回家后将家长的手机拿来就是，从而有了接触手机的机会。一些孩子在做作业的过程中禁不住手机的诱惑，心猿意马，背着家长浏览五光十色的内容；既要躲开家长的视线，又要应付作业，学习效率和质量当然大打折扣。也有作业或做作业的过程中顺便浏览一下，从而一发不可收。于是深更半夜，家长急吼吼叫，孩子欲罢不能，双方胶着，软磨硬缠；有的两军对垒，剑拔弩张，甚而发生冲突。日复一日，孩子视力受损，睡眠不足，学习成绩下降，家庭关系紧张，家长心力交瘁。同事之间在倒苦水时目标直指手机。不少家长质疑：学生作业有必要发在家长微信群里吗？



喂猴 龚伟明

居家附近的和平公园，是我经常散步的去处。偶尔，我在园内买张动物园的门票，进去看看。去年仲秋的一天，我又踏入动物园，转到猴棚，喂猴的游客多，就停步看了一会。被铁丝网围住的猴棚里，散布着近20只大大小小的猴子，或近或远，都在注视游客手上的食物。

对猴子，不少人以“猴精”来形容。我认为倒是贬义，实在是猴子太灵活，太顽皮，太聪明，讨食憨态可掬。这不，猴子看到两老人带着小孩走近，顷刻，连跳带爬过来三只，四肢搭在铁丝网上，嘴皮掀掀，似乎觉得露牙不雅，又闭了；红眼皮下，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肢一爪伸出网圈，作捧取状。老人举手送了两只香蕉，两猴子各自捏了，沿着铁索，三步并作两步跳到角落，剥皮往嘴里塞。老人将剩下的一只继续往上送，第三只猴子似乎急了一点，伸出来的肢爪没抓牢香蕉，一脸懵逼地看着香蕉落地，再抬起眼睛望着老人。老人想捡香蕉，无奈隔着一米多高的栅栏，手够不到。她老肩前骑着小男孩，喊一声“哎呀”，也觉得遗憾。小男孩呢，一开始还开心拍手，此刻也失望地看着猴子，看老人，再看地上的一只香蕉，小脑袋就这么来回摆着。老人边嘟哝边离开，去找枝条。几分钟后，她过来说寻不到，两老一小有点扫兴地走了。

这一幕，作为旁观者，我禁不住笑了，真的是意外呀。估计聪明的猴子也知道不是游客捉弄它，双方配合不够默契吧，错过了。这猴等了一会，未果，“拂袖而去”。猴子要食，其实是讲究秩序的。每次也就三只攀在铁丝网上，不管是面包，还是水果，拿到就走，把位置让给同伴。我看到一只母猴，怀揣着一只小猴子，耐心在一侧等待，伺机跃到铁丝网前等待游客喂食，拿到食物后立即离开。小猴子始终黏贴着母猴胸腹来去，大的尽显母性，小的乖巧依偎，是猴棚里面最温馨的情景。

去年年底，我看到和平公园贴出公告，大致意思是因改造要关闭16个月，动物也都会搬迁。未来，和平公园更大气更美观，这是一定的。而曾经的动物园，游客喂食与猴子讨食的趣味，则成了我的记忆。

三林塘现在很大，北至川杨河、南出在，一条中林街代表水乡的古镇元外环线，东至杨高路、西达黄浦江。但传统三林塘不大，上南、济阳路内，中外环之间。我刚搬入三林塘凌兆小区，小区原居民在工作日看你出门，打招呼多用：“到上海去上班？”休息日见你在家多用：“上海回来了？”十多年过去了，小小三林变大三林了。三林现分为十块区域，但三林的古镇还

七夕会 后来又去了几次，阅人无数的老者认为我不会亏待这大青砖，于是，把大青砖转交于我。

我搜集的青砖中，有十几块尺寸是33x17厘米。其中带有青苔的两块，被我安置在大院一隅。青砖之上，是一只上口直径47厘米的黑褐色老缸。这不起眼的景物，却因为天圆地方的造型，每每让我神游黑白，思载千里。而缸里野性十足的野生河鲫鱼，在庭空鸟鸣中摇头摆尾。一时间，我也是宠辱皆忘。后来，我用近千块青砖，在大院里铺了一条曲折有致长约18米的青砖小道，又在枣树橘子树和柿子树的根基处，分别用12块青砖为它们砌了六角形只露出砖体三分之一高的围护。

因满目青砖，大院显苍苍古意，一时间，我也被神闲气足了。

三林本帮菜馆创始人等。三林本帮菜馆至今仍为网红店，长期沪居者不能不去。三林最荣耀的是一块黄浦江以东、川杨河以南、济阳路以西、华夏西路以北的“前滩”区域。前滩定位为“陆家嘴”升级版，将成为“既适合工作，也适合生活”的上海新的世界级中央商务区。但三林仍是三林，尽管现在高楼大厦不多，但售货市场不少，如位于宝丰路的花鸟市场。原来市中心鼎鼎有名的花鸟市场是西藏南路417号的万商花鸟市场，2020年7月关闭后，其中的摊位大多搬到了浦东上浦路高青路交叉路口的宝丰路花鸟市场。人们在这里买鲜花、购绿植、斗蛐蛐、看金鱼、养狗狗……延续着西藏南路的美好。

三林有“三宝”、“三绝”、“三特”之说，“三林本帮菜”、“三林塘崩瓜”、“三林塘酱菜”、“三林舞龙”等都在这些“三”之列。

三林塘 何鑫渠

本帮菜德兴馆创始人等。三林本帮菜馆至今仍为网红店，长期沪居者不能不去。三林最荣耀的是一块黄浦江以东、川杨河以南、济阳路以西、华夏西路以北的“前滩”区域。前滩定位为“陆家嘴”升级版，将成为“既适合工作，也适合生活”的上海新的世界级中央商务区。但三林仍是三林，尽管现在高楼大厦不多，但售货市场不少，如位于宝丰路的花鸟市场。原来市中心鼎鼎有名的花鸟市场是西藏南路417号的万商花鸟市场，2020年7月关闭后，其中的摊位大多搬到了浦东上浦路高青路交叉路口的宝丰路花鸟市场。人们在这里买鲜花、购绿植、斗蛐蛐、看金鱼、养狗狗……延续着西藏南路的美好。

三林有“三宝”、“三绝”、“三特”之说，“三林本帮菜”、“三林塘崩瓜”、“三林塘酱菜”、“三林舞龙”等都在这些“三”之列。

三林塘 何鑫渠

本帮菜德兴馆创始人等。三林本帮菜馆至今仍为网红店，长期沪居者不能不去。三林最荣耀的是一块黄浦江以东、川杨河以南、济阳路以西、华夏西路以北的“前滩”区域。前滩定位为“陆家嘴”升级版，将成为“既适合工作，也适合生活”的上海新的世界级中央商务区。但三林仍是三林，尽管现在高楼大厦不多，但售货市场不少，如位于宝丰路的花鸟市场。原来市中心鼎鼎有名的花鸟市场是西藏南路417号的万商花鸟市场，2020年7月关闭后，其中的摊位大多搬到了浦东上浦路高青路交叉路口的宝丰路花鸟市场。人们在这里买鲜花、购绿植、斗蛐蛐、看金鱼、养狗狗……延续着西藏南路的美好。

三林有“三宝”、“三绝”、“三特”之说，“三林本帮菜”、“三林塘崩瓜”、“三林塘酱菜”、“三林舞龙”等都在这些“三”之列。

三林塘 何鑫渠